

讀

醫

隨

筆

讀醫隨筆卷五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方藥類

石膏性用

丹皮不涼 并桔梗

論遠志石菖蒲秦艽柴胡

斂降并用

斂散并用

桂枝正治吐血

暴病忌朮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

桔梗不能升散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廩蟲丸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小兒乳食停滯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

娑羅果

小柴胡非治瘡正方

仲景方當分四派

阿片體性

當歸

青蒿桔梗柴胡澤瀉龍骨

護醫隨筆卷五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方藥類

石膏性用

石膏性寒。理直體重。而氣清最清。肺胃氣分之熱。而自仲景青龍越婢方中用之。後世釋本草者。遂謂力能發表。其說謂石膏理直。故能疏表。穿鑿極矣。竊嘗深體此物。必能利溼。仲景方意。蓋取其清熱利水也。後讀洄溪醫按。又謂石膏能降胃中逆氣。吳鞠通又以石膏半夏治痰喘。其性用不皎然乎。但生用則清熱之力勝。熟用則利溼之力勝。潔古增損柴胡湯用石膏治產後中風。

是又培土鎮風之藥矣。陳修園金匱歌括中水氣篇杏子湯方下亦極論石膏質重性寒。只能清肺胃。鎮逆氣。去內蘊之熱。不能發外感之汗。卽或溫病有時熱氣亢。逆肺葉焦滿。不得運轉。以石膏清之。降之。而肺氣遂滋潤。而汗出者。此亦非發散之功。乃清滋之效也。又療小兒急驚。用生石膏十兩。加辰砂五錢。研極細末。每服一歲至三歲一錢。四歲至七歲一錢五分。是石膏確爲重鎮清痰之品。少加辰砂借引導以達於心也。又仲景薯蕷丸下云。欲肥者加燉煌石膏。是又能令人肥壯也。何者。以其合山藥大棗能清養脾胃故也。

丹皮不涼

并桔梗

張石頑曰。牡丹皮雖涼。不礙發散也。竊嘗丹皮辛。羶異。常能通行血分。非性涼之藥。蓋平而近溫者。功用。在歸芎之間。而其氣沈降。不致上僭。故爲良品。

王孟英曰。丹皮雖涼血。而氣香走泄。能發汗。惟血熱有瘀者。宜之。又善動嘔。胃弱者。勿用。此論已畧。能不汨於

癘。厥矣。動嘔一層。亦實有之。但物性終非上升者。降爲用。而斂散不同矣。

論遠志石菖蒲奏芎柴胡

昔人謂讀書須從對面看。此語最有意義。遠志菖蒲。書謂開心氣。世遂凡於心虛之證。皆避之。如砒毒矣。殊不

知書謂開心氣者以其味微辛而力緩止能內開心氣不能外通膚表也不然如麻黃細辛桂枝者豈不大開心氣而何以書絕不言之以其力不止於此也若以此開心氣是病在心而藥力直致之膚表矣是不可也惟遠志菖蒲馴靜力緩者足當開心氣耳且心虛之病又各不同如陰虛心燥是心氣已不得陰以養之其開散已不可支豈可復以此開之如陽虛心氣爲痰水所凌以致怔忡恍惚者非以此開散痰水心氣何由得舒若亦以棗仁五味滋之不益之閉乎秦艽柴胡退無汗之骨蒸此語出於東垣本不足據然揆其義亦不過以其苦能入骨辛涼微散能清泄鬱熱耳世遂謂其能發骨

中之汗。夫發骨中之汗者。惟細辛獨活。可以任之。麻黃桂枝力迅。氣浮。尙且不能沈搜入骨。而謂秦艽柴胡之苦辛涼降。能透發骨氣。致之於表。而爲汗。其誰欺乎。

斂降并用

凡治痢疾。用白芍。檳榔。木香。黃連者。此數藥皆味極苦。瀟性極沈降者也。因痢疾是溼熱邪毒。旁瀆腸胃。細絡夾膜之中。苦瀟之味。能吸而出之。隨渣滓而俱下矣。故裏急後重。用此等藥。攻下穢涎。而病愈者。腸胃絡膜之濁氣。洩盡也。若用大黃。芒硝。傷正留邪。每至不救。若用粟壳。烏梅。固脫留邪。多成休息。得其一而遺其一也。錢仲陽治小兒驚癇。輕粉。巴豆。牽牛。并用一斂一泄。卽攝。

取痰涎而驅下之也。古方此類甚多。

斂散并用

凡欲發汗。須養汗源。非但慮其傷陰。亦以津液不充。則邪無所載。仍不得出也。故桂枝湯中用芍藥。或更加黃芩。麻黃湯中用杏仁。或更加石膏。匪但意清內熱。以爲胃汁充盈。邪乃有所附而聚聚。乃可驅之。使盡耳。故傷寒論有發熱自汗而病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愈者。充其榮則衛不能藏。奸也。張石頑曰。凡患溫熱煩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黃芩石膏等寒藥。浹然汗出而解者。腸胃燥熱力不勝邪。寒清助胃生津故也。凡辛散之劑。佐用甘酸。皆此義也。小青龍之五味子。大青龍之

石膏桂枝湯之白芍最可玩味。

桂枝正治吐血

桂枝是溫通血脈之爲寒閉者吐血病中有一種腎寒而元陽虛者胃寒而中氣怯者皆令血脈不能通暢遂旁溢而妄行內經所謂血泄者是脈急血無所行也其證得節卽動遲速有定期如婦人月信者脈旣不暢血盈卽傾之而出也每以桂枝爲君治之應手輒效章虛谷亦盛稱桂枝能通血脈之寒閉也若咳嗽見血不因吐出者尤屬寒閉無疑而世人每謂桂能動血一見血證輒循例概禁用桂誤哉。

暴病忌尤

傷寒論霍亂條理中丸後有臍上築築有動氣者去朮
加桂。金匱水氣篇苓桂朮甘湯下有少腹有氣上衝胸
者去朮加五味子。世謂動氣忌朮以朮能閉氣也。蓋動
氣上衝者氣之不能四達也。寒水四塞腎中真氣不得
旁敷而逼使直上故氣動也。桂枝細辛所以散水而通
絡使氣旁達也。五味子所以斂肺而降逆使氣歸根也。
若白朮能利腰齊結氣似於證無甚相違而不知腰齊
無結而忽利之是欲虛其地以受邪。邪將固結腰齊上
下格拒腎陽因之撲滅矣。且甘苦能堅能升津液不得
流通氣機爲之升提卽有礙於桂枝細辛之功用也。故
吾以爲凡遇上吐下瀉以及心腹急痛痧脹轉筋暈眩

顛仆之急病。又或乾嘔咽隔噦呃之危病。皆以慎用白朮爲宜。前人謂動氣難診於脈。當問而知之。亦不盡然。其脈當是圓疾如豆。丸丸不去時。上馳如矢也。

按動氣皆因氣行有阻衝激。而然其動有微有甚。總是中熱下寒。腎寒肝熱。加以上有寒閉。其情更急。凡痰飲停積。以及素患疝瘕。時時衝動者。只是升氣相礙也。若誤汗誤下。誤吐。致氣從少腹上衝者。則防暴脫矣。若久病陽微。腎氣上越者。其勢更難挽回。前人指爲肝腎氣絕。陰邪上犯。故動氣之暴發而危者。總由腎陽驟熄。水精不能四布。寒極化燥。如水成冰。其氣上逆。直欲凌犯君火之位。故也。人身亦如六合。此

時地與四維。氣皆閉塞。只得一線直上。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故重用桂枝細辛以開之。白朮之忌。蓋惡其濇津升氣也。汗吐下之禁。蓋惡其傷津損氣也。又按齒暴長。爲髓溢濃飲。朮汁卽消。魏玉橫謂此卽朮消腎氣之徵。非也。齒暴長者。肝腎溼熱太盛。火鬱風生。故靜者動也。朮能收攝溼邪。培土鎮風。風定故齒復其堅靜之本體矣。是鎮肝也。非消腎也。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

世傳佛手散一方。卽當歸川芎二味。謂專治胎動不安。生胎能安。死胎能下。將產又能催生。妊婦常服。可免半產。余十年前。卽疑其理。無如世醫莫不信用。卽名醫如

陳修園書中亦盛稱之。且聞有用之得效者。然余究只敢用以催生。屢施有驗。未嘗肯用以安胎也。嗣讀某名家書。極論世以調經之藥安胎之謬。爲禍甚烈。乃私幸先得我心矣。近日目睹其禍。爰取而論之。夫安胎本無定藥。亦視其婦之體質而已。既孕之後。體質無非血氣之寒熱虛實兩途。故丹溪謂白朮黃芩爲安胎之聖藥者。亦舉此以明虛寒實熱之兩大端耳。然寒亦有實。熱亦有虛。總須辨明氣血爲要。若氣寒血實。附子桂枝可并用。以溫氣而行血也。氣寒血虛。當歸川芎可并用。以行氣而補血也。若氣熱血實。則不免有脹滿衝激之虞矣。而可復以芎歸助熱而增實乎。氣虛血熱。更不免騰

沸躁擾緩縱不任而下墮矣。而可復以芎歸耗氣而溫血乎。故氣虛血熱胎動下漏者。急用甘寒苦寒助以補氣生津使血定而筋堅。力能兜舉其勢漸緩。再看有無凝血於補氣清熱劑中。畧佐行瘀便萬全矣。蓋人之子宮萬筋所細結也。筋熱則縱弛。寒則堅強。太寒則筋急而兜裏不密。氣散血漏。太熱則筋弛而兜裏無力。亦氣散血漏。今人之體虛熱居多。故孕後脈多洪滑。數疾若太滑。或按之卽芤者。多墮。以其氣熱而血虛也。余於婦科經產。深佩孫真人之訓。頗切講求。用藥不拘成例。總從氣血寒熱虛實六字上著想。而於脈象上定其真假。故病無遁情。治未或誤也。古人以桂枝湯爲妊娠主方。

今人以四物湯爲妊娠主方。真古今人識力不相及也。至謂胎產百病均以四物加味。極謬之談。而百口稱述。殊不可解。余見妊婦產婦外感。致成勞損者。皆此方加味之所致也。

桔梗不能升散

李東垣謂桔梗爲藥中舟楫。能載諸藥上浮於至高之分。當時未曾分明甘苦。而推其功用。則當屬於甘者。若苦梗泄肺。是能泄至高之氣。不能升氣於至高也。近日著本草者。列其說於苦桔梗條內。謬矣。甜桔梗味甘而靜。能升發胃氣。故能解百藥毒。與葛根相近。後人又謂桔梗能開肺發表。此則甘苦皆無此功。且諸書并明言

咳嗽以苦梗開之何也。彼蓋見苦梗中挾辛羶之氣也。而孰知其辛不敵苦耶。故徐靈胎謂外感作咳用桔梗麥冬清肺便成勞損可稱偉論。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廕蟲丸

時醫無術。不議病而議藥。無問病之輕重。但見藥力之稍峻者。遂避之如虎。而不察其所爲峻者。果何在也。故病之當用攻者。輕則桃仁桑皮。重則大黃芒硝。再重則寧用牽牛巴豆。而所謂廕蟲。廕蟲水蛭。蟻螬。則斷斷乎不敢一試。何者。其認病認藥皆不真。故但取輕者以模稜了事也。誤人性命。豈淺鮮耶。夫牽牛巴豆等藥。直行而破氣。能推盪腸胃有形之渣滓。而不能從容旁滲於

經絡曲折之區以疏其瘀塞也。故血痺之在經絡藏府
深曲之處者非抵當輩斷不爲功而誤用硝黃牽牛巴
豆直行破氣是誅伐無過矣。且血痺而被其氣氣虛而
血不愈痺耶。世之樂彼而惡此者亦曰蟲蟲水蛭有毒
耳。牽牛巴豆獨無毒耶。竊以狂夫一得爲天下正告之
曰。牽牛巴豆破氣而兼能破血者也。其行直而速。病在
腸胃直道之中而未及四滲則以此下之愈矣。若血絡
屈曲俱有瘀滯非蟲蛭之橫行而緩者不能達也。蟲蛭
止攻血畧無傷於氣且其體爲蠕動之物是本具天地
之生氣者當更能畧有益於人氣也。有氣則靈故能屈
曲而旁達也。海藏云妊娠畜血忌抵當桃仁只以大黃

合四物服之則母子俱可無損而病愈以胎倚血養故
不得以蟲蛭破血太急也然胎亦藉大氣舉之若氣虛
者又不如抵當桃仁加補氣藥之爲穩矣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

難經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此亦互文見義以明補瀉
有活法不必專執本藏也故常有實瀉母而虛補子者
仲景瀉心湯中用大黃卻確是實則瀉子之義是火爲
土壅浮熱菴結胸中致火氣不能遂其升降之用發爲
喘滿痞結者也補瀉母子是因本藏不可直補直瀉而
委曲求全之法也凡病須補瀉兼到者不能一藏而兩
施補瀉也則權母子而分施之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燥屎爲津液耗虛腸胃枯結而屎不得下是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宿食爲胃有寒溼水穀久停不化是陰之有餘陽之不足也故仲景用承氣治燥屎以芒硝清熱大黃潤燥而以枳樸推其氣使之下行若宿食不得熟腐必以乾薑豆蔻山查麥芽溫而化之矣近醫燥屎宿食不分每以山查麥芽治燥屎致愈堅而不得下以大黃芒硝下宿食每致洞泄完穀陽脫而死此等淺證尙不能辨治何以醫爲

東垣以大便秘結爲血中伏火此指常秘者言又有卒秘於春分前後者亦多因肝陽初升伏火乍動所致若

卒祕於秋分前後。或夏月久旱暑盛之時。則多屬肺氣虛燥之故。暑燥既已開泄肺氣。而汗多又傷津液。加以口鼻呼吸亢氣。遂致肺氣不足。以下降津液。不足以濡潤大腸。是爲肺移燥於大腸。與血中伏火無涉。吾每以沙參樓根各用兩許投之。其效甚捷。不待用血藥也。

小兒乳食停滯

小兒乳滯。或夾食。或夾風寒。乳爲血質。非尋常藥力所能攻。古人用硃砂巴豆。其意深矣。今人不敢用。吾每重用桃仁。山查於劑中取效甚捷。甚者加兵郎牽牛。無不應手。乃有不但不敢用兵郎牽牛。并譏山查桃仁之峻。非小兒弱質所能勝者。然則吾以山查桃仁殺人之小

兒不亦多矣乎。有麪滯者加杏仁。且吾家小兒一遇爽食。卽用京都萬應散。此乃錢氏方。內有牽牛巴豆輕粉。硃砂。每用輒效。未見有損。嗚呼。小兒元氣幾何。若不認證真切。峻藥急治。而畏怯嘗試。遷延日久。元氣漓矣。卽神丹其能救耶。人謂小兒臟府弱。不堪峻藥之攻刷。吾亦謂小兒藏府弱。不堪久病之蹂躪也。只在認證真而已。認證不真。無論峻藥平藥。皆能殺人。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

錢仲陽小兒直訣方中涼驚丸五色丸後。有金銀薄荷湯下之文。他書引此。每於金銀下加花字。絳雪園古方選注真珍圓下。有金銀花薄荷湯下。此方出許叔微本。

事方原書并無花字。是花字之爲妄增無疑矣。凡此等方皆治小兒驚癇。與大人痰厥諸病。金銀之氣能鎮肝逆。薄荷之氣辛散通絡。義本昭然。於花何與耶。又顧頤經治驚牛黃丸方下有云。加金銀箔五片。攷箔薄古通用。故敗脈之象有如懸薄。卽謂寬散如簾箔之懸也。況金銀箔更因其形體之薄而立名。其通用更不僅音之相近矣。竊恐錢許方中不但花字衍文。卽荷字亦恐後人附會妄增耳。第相沿已久。不敢定斥爲誤。姑論而存之。

後閱一年得讀全幼心鑑書中極論金銀入藥之誤。謂薄荷家圓葉小者名金錢薄荷。銀字誤也。此說雖

異。而用意正與子同。是讀書細心者也。存以參攷。

娑羅果

近有以娑羅果治心胃痛甚效。其形如栗。外有麤皮。故俗或名天師栗。此物來自西域。古方少用。本草不載。惟近人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載之。亦僅言治胃痛心疾而已。嗣讀肘后方藥子一物方。所言形象製法主治一。皆與娑羅果合。且言娑羅門胡名那疏樹子。是字音正相近矣。其主治於心腹痛外。更治宿食不消。癰疽疔腫。毒箭蛇螫。射工諸毒。入腹難產及惡露不止。不下帶下。齩齒各證。外敷內服。均無不效。中國謂之藥子。去外麤皮。取中仁。研細末。用千金方第九卷治瘟疫。以藥子

二枚研末水服是皆前人之所未攷也娑羅樹今京都西山臥佛寺有之

小柴胡非治瘧正方

世莫不以柴胡爲治瘧正藥者以小柴胡湯能治寒熱往來之證也予嘗深思此方乃治寒熱往來之方非治瘧之正方也金匱以此方去半夏加栝樓以治瘧發而渴者又曰亦治勞瘧其大旨可見矣蓋瘧之正病乃寒溼傷於太陽暑熱傷於太陰二氣交爭於脊膂膜原之間而發也其治宜九味羌活加味又有痺瘧經謂陰氣獨絕陽氣孤行此暑盛於內微寒束於外津液耗竭而作也治宜白虎湯加味二者一寒一熱皆邪盛之正瘧

也。小柴胡方中藥味是滋榮以舉衛，必榮氣不足，衛氣內陷，榮衛不和，寒熱往來之虛證始得用之。人參、甘草、黃芩以益榮清熱，柴胡半夏以提衛出榮，姜棗以兩和之。故人之勞倦傷氣，中氣內陷，津液耗竭，衛氣滯於榮分而不得達者，得之其效如神。故曰治勞瘧也。若近日正瘧皆是寒溼下受，隨太陽之經上入脊膂，內犯心包，暑氣上受入太陰之藏而內伏膜原，外再新感微寒，暑氣益下，寒氣益上，遂交爭而病作矣。小柴胡慮其助寒不可用也。若用於瘧瘧又嫌其助燥矣。近有見柴胡無效或病轉增劇，不得其故，妄謂用之太早，引邪入裏，又謂升散太過有傷正氣，皆未得柴胡之性者也。神農本

經柴胡功用等於大黃是清解之品其疏散之力甚微性情當在秦艽桔梗之間能泄肝中逆氣清膽中熱氣濁氣自唐以前無用柴胡作散劑者宋以後乃升柴并稱矣傷寒邪至少陽是大氣橫結而漸化熱矣故以此兼開兼降之劑緩疏之豈發散之謂耶

仲景方當分四派

昔人謂仲景傷寒方分三大綱曰桂枝曰麻黃曰青龍是也然此三方皆隸太陽何得以該全書之旨耶竊嘗反復傷寒一部其方當分四派桂枝麻黃葛根青龍細辛爲一派是發表之法也理中四逆白通眞武爲一派是溫裏之法也柴胡瀉心白虎梔豉爲一派是清氣分

無形虛熱之法也。承氣陷胸抵當化痰爲一派。是攻血分有形實邪之法也。其中參伍錯綜發表之劑有兼溫中有兼清氣有兼攻血清裏之劑有兼攻血有兼發表更有夾用溫裏者。變化無方。萬法具備。故學者但熟讀傷寒金匱方而深思之。有得於心。如自己出自能動中規矩。肆應無窮矣。

阿片體性

阿片味苦性斂。苦屬火而燥。走骨走血。斂屬金而急。行肺行膚。清中含濁。能束人之氣。縮人之血。氣初得束。則勢激而鼓動有力。血初得縮。則脈鬆而周運無滯。筋節亦藉其束力。縮力頓覺堅強。故爲之神清氣爽而體健。

也。其能止痛亦以其能束氣而縮血故也。其性陰險。中有所伏。其毒力能變化人之血性。使血脈骨髓藏府之中。化生一種怪氣。其形如蟲。能使人之性情俱變。蓋性情隨氣血而變者也。蟲卽血中之靈氣也。氣血久束。久縮。反被困而乏生機。故日久則氣短而音嘶。血變而色壞。其常苦燥結者。以血氣之熱力爲煙力所束。縮不得宣發而內積也。脫癰則氣弛而汗出。血散而身寒。筋骨亦爲之緩縱而不收。甚至喘咳不止者。以氣血慣受束縮。一經鬆懈。遂渙散頽唐。無以溫裏而衛表也。治之必用苦燥斂急之品。合行血固氣之品。并能搜入骨髓深隱之處。扶其伏氣。使其伏氣逐漸外泄。正氣日漸內充。

吐故納新。漸復常度。乃真斷癰也。常須謹慎。稍有忽略。卽易生病。而癰象復見矣。若氣血本虛。癰又深久。更難斷戒。是終身之苦也。

當歸

當歸。辛甘。香。羶。大溫。入肝。通行氣血。開結散鬱。壯肝胆。陽氣化血。脈寒痺。凡寒溼凝滯。筋骨疼痛。拘急。不能得汗者。以此溫通之。性雖能潤。而血分虛燥。肝胃火沖。暈眩。嘔吐。多汗者。忌與。以其溫升開散也。秦產甘潤。川產辛劣。亦能通督脈。達巔頂。以升陽氣。而辟陰邪。鬼魅。

青蒿。枯梗。柴胡。澤瀉。龍骨。

青蒿。苦微辛。微寒。清而能散。入肝胆。清溼熱。開結氣。宣。

氣之滯于血分者。凡芳香而寒者。皆能疏化溼盛氣壅之濁熱。及血滯氣虛之鬱熱。不宜血虛氣亢之燥熱也。卽茵陳夏枯苦梗柴胡秦艽之屬皆是。

苦桔梗。大苦甘辛而涼。能降能開。入肺清熱散風。風火菀亢于上焦。故神農主兩脇脹痛。本草主咽痛。化斑疹止咳。解溫毒癰疽排膿。皆火邪菀結之病。宜用苦者。甜梗生津益氣。功近黃芪。而力較薄。

柴胡苦寒。清降之品也。入肝胆。清結熱。降逆氣。疏理腸胃溼熱。止暈眩嘔吐。除脇脹。堅痿緩。并無宣發升騰之性。但氣清能燥。不能潤燥。則近於升散。故溼熱菀結者。宜之。陰虛火亢。未合也。其主寒熱往來。是疏理溼熱結。

氣之功能清疏營分之結熱不能開發衛分之表邪而世以治寒溼瘧失之。

澤瀉辛麻苦寒入三焦膀胱迅速水邪其辛麻能使三焦膀胱之細絡爲之開疏而水得暢下故滲竅之力甚猛若無水邪卽傷津液尤能泄命門眞火下焦元氣夫陽虛水畜合桂耐用陰虛火熾合地黃用而桂附地黃不能敵其滲泄之力每用一錢且合山萸五味木瓜之酸收至三四劑卽中氣不續下焦如開古謂過服損目正以腎津竭而肝氣陷也暫用少許以爲導水導火之引子。

龍骨土也而形色象木其味甘瀟能收斂木氣清利土

氣故主肝氣犯胃。木土相激氣逆不和。諸證其鎮水邪。
安心氣皆平肝逆之功也。健脾瀉大腸皆益土制水之。
功也。燥瀉無潤大致水溼上泛者宜之。

讀醫隨筆卷六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

讀內經誌疑五條

攷一日二十四時

釋左升右降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

四因正義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

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真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

四氣調神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生氣通天

男子如蠱女子如蛆

靈樞熱病篇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反仰其手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遷應地者靜六朞而環會

數動一代之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

諸過者切之瀉

者陽氣有餘也爲身熱無汗滑者陰氣有餘也爲多汗身寒

折齒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

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

讀醫隨筆卷六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

三陰三陽者。陽經爲陽。陰經爲陰。此以外言之也。五藏爲陰。六府爲陽。此以內言之也。在外者。又以寒傷營。在脈中者爲陰。風傷衛。在脈外者爲陽。在內者。六府又以胃爲陽。大腸爲陰。膀胱爲陽。小腸爲陰。膽爲更陰也。五藏又以肺爲陽。心脾爲陰。肝腎爲至陰也。內經以脾爲至陰。

三陽亦有裏證。三陰亦有表證。在表者。無論陰陽。多在

足經見證在裏則手足俱有矣。陽明承氣攻大腸非攻胃也。豈有燥屎而在胃耶。太陽抵當攻小腸非攻膀胱也。膀胱果有畜血當如血淋而小便不利矣。何得小便利而反大便黑耶。且其證兼見昏昧譫妄如狂者。心證也。心與小腸脈絡相通。故氣相通也。

陶節庵謂傷寒至沈脈始分陰陽。意謂邪在三陽之經者脈皆浮也。至脈沈則有二陽之裏與三陰之經矣。然浮而無力無神。乃陰虛之極。比邪陷於裏以致裏實者。更屬危險。張景岳重論此義。最爲有功。正不得謂陰脈皆沈而浮必無陰也。

三陰皆有吐利。四肢逆冷證。蓋邪入三陰非遽入藏也。

必先動於府。寒邪在府，故變見諸證。若動藏，卽死矣。靈樞曰：邪中於陰，則溜於府。是也。且吐屬胃，利屬大腸，四肢屬脾，故邪入三陰最重。脾胃脾胃不敗，邪雖入裏，易治也。

膽爲清淨之府，無出入，故禁三法。然所謂足少陽證者，以其經也。經氣豈無出入耶？若入裏，則不必在膽而在三焦矣。三焦屬氣，雖不似抵當承氣之有形可攻，而升降調氣之法，於膽猶遠於三焦最切。故大柴胡亦加入攻藥者爲三焦設也。故丹溪脈因證治，謂少陽禁三法亦宜三法。

三陰下利與陽明之燥實對看。三陰大便寒實卽爲陰

結三陽下利卽爲協熱然則豈無寒利耶曰寒利卽三陰也

外淫有六而仲景以傷寒名論方中行張隱庵必以三陰三陽屬於六氣大謬謂講明此書之理卽通於治六氣則可耳然自古及今未見有此通人也

傷寒邪在表則分六經入裏則亦分三焦吳鞠通謂溫病分三焦傷寒亦何獨不分三焦是矣而不言在表在裏語欠分曉

少陰一經。賅左右腎。爲水火同居。寒邪與水合氣。而火爲所抑。故脈沈細。但欲寐。陽抑而不得伸也。火抑而又常欲伸。故常有小煩欲吐之象也。或曰少陰入裏卽通

於心其心煩者非卽心證耶不知寒邪果入心必至昏迷不寤矣何得尙有煩也其心煩者乃下元真火爲寒邪所抑不得抒發但能一線直上以擾包絡之氣也

心不受邪惟少陰一經不入手以手厥陰心包絡代之包絡者心之外宮城也婦人熱入血室之證卽男子熱入心包之證驗之屢矣仲景於熱入血室治以小柴胡葉天士於此證獨忌柴胡非無見也徐靈胎譏之未免孟浪細思此證與小柴胡何涉仲景此方蓋治少陽之熱感於心包者熱入心包身靜不欲動神昏詰語其邪氣實者亦或躁擾如狂皆熱證也何以無寒入心包絡證也蓋心包雖代心君受邪究爲純火之藏與神明之

主只隔一間。若寒水賊邪上犯。必是火衰神去。其竄入
心藏。致人於死。頃刻間事。故中寒傷心之證。其死極速。
不及施救。傷寒之邪。不及中寒之猛。不得遽入心包。必
待化熱而後薰蒸。漸漬同氣相召矣。故有熱入血室。無
寒入血室。有熱入心包。無寒入心包也。非無也有之則
死。如吐利惡寒。身踈四逆。煩躁。卽心陽之漸熄也。而況
其卒中者耶。

大便閉結。亦有潮熱譫語。神昏不識人之證。全與熱犯
心包無異者。以其皆是熱在血分也。當以脈辨之。心包
熱者。左寸脈必緩而滑。大便閉者。右尺脈必長而實也。
又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以火劫汗故也。小便必難。

又傷寒脈浮以火劫汗驚狂起臥不安者救逆湯主之。此二者皆強汗亡陽之證。汗爲心液。心液虛不能養神。故也大抵譫語總屬於心神迷亂之所致。但有邪氣正在包絡者有邪氣感動包絡者邪之虛實不同病之微甚有別。卽如肝乘脾腹滿譫語寸口脈沈而緊名曰縱刺期門亦以邪氣有與心相感者也。

傷寒傳經有此經之邪延及彼經者有前經之邪移及後經者合病併病皆邪氣實至於其經也更有邪在此經而兼見彼經之證者邪在陽經而兼見陰經之證者邪氣未入證何由見蓋人身經絡相通一氣相感雖有界畔終難板分如少陽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合

目則汗。此少陰心證也。心氣不任。少陽之疏泄而然也。此氣之所感。非邪由少陽已入心也。他經此類甚多。氣相感者。大抵寒從寒。熱從熱。寒多感於肺腎。熱多感於心肝。所謂同氣相求也。其與傳經證候。虛實微甚之間。自有辨別。有先感而邪因傳之者。有先感而邪亦終不傳之者。前人於傳經之說。刺刺不休。皆未發明及此。豈以淺不足道耶。王勳臣極詆分經之謬。是又但知氣之相感。而未知有形之邪氣。固各有界畔也。

傷寒金匱中。每爲死證立方。此義最可思。

傷寒有證異而治同。如自利不渴屬太陰。自利而渴屬少陰。皆用四逆溫之。有證同而治異。如陽明自利腹痛。

者此內實也。宜下之。太陰爲病下之則胸下結鞭矣。究竟同者必有其所以同。少陰渴而用四逆者以其小便色白。下焦虛寒。太陰不渴亦以其藏寒也。異者必有其所以異。腹痛宜下不宜下。一能食。一不能食也。讀書須從此等處。用心參校。自有會悟。然必先逐條熟讀。方可如此。否則拋荒本義。彼此錯綜。徒亂人意。

嘗讀至真要論。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因思凡治勝氣。必宜顧忌復氣。不可太過。反助伏氣爲患也。不然復已而勝甯有止期耶。傷寒諸方。有寒熱合用。酸辛酸苦並投者。雖曰對證施治。亦未始非顧慮復氣之微意也。六經復氣。少陽厥陰二經最甚。內經所謂火燥熱

也。又曰木發無時。水隨火也。汗則傷陽。陰盛者寒起矣。下則傷陰。陽盛者熱生矣。且或汗之而陽愈熾。下之而陰愈深。以汗藥多熱。下藥多寒也。大法如火勝治以鹹。必佐以甘。酸鹹者正治。甘爲子。氣導其去路。所謂寫之。酸爲母。氣護其根基。防本氣受制之太過也。火之復爲水。甘以制水。而酸又泄水矣。故火淫所勝。以酸復之。王注云。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損矣。厥旨精微。讀傷寒者。必須透此。

治病必求其本。所謂本者。有萬病之公本。有各病之專本。治病者當求各病專本。而對治之。方稱精切。薛立齋一流。專講真水真火。特治公本者耳。傷寒金匱。乃真能

見病治病。故藥味增損。確切不移。讀者每於一方藥味。須一一從本證來源去路。本經虛實子母。本氣標本。勝復上。委曲搜求。確有見地。如自己出。他日自能獨出手眼。無俟扶墻摸壁。豈非快事。

凡讀成方。須先揣摩方前所列之證。再看方中藥味。主對。如有不協於心。儘可擬改旁注。以俟異日攷正。傷寒金匱中。有許多今人不能遵用之方。向來注者。皆循例解說。甚或穿鑿。求深反淺。惟舒馳遠能。不諱所疑。然不自任不知。而必詆古人傳誤。未免訕上。

實則譎語。虛則鄭聲。然譎語亦有虛實。實者。陽明府實證。協熱下利證。熱入血室證。太陽畜血證。虛者。如過汗

亡陽過下亡陰。內經評熱論所謂汗出不衰。狂言失志者。皆是乃五藏之津液。乾枯藏體燥熱。神無所養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津虛故神憤也。鄭聲者邪聲也。舊解謂鄭重也。尾聲重濁。此實也。非虛也。凡氣虛者發語之始。其聲如常。及其中末。氣有不續。聲忽轉變。如他人語不似其人。平日之本聲。故曰邪也。

六經篇首皆列中風脈證一條。是藉以觀明傷寒之脈證也。蓋中風間有不挾寒者。而傷寒則必因於風。風力挾寒傷人。極重者爲中寒。次爲傷寒。輕卽中風也。可見六經有中風表證。卽皆有傷寒表證。陶節菴直中之說。詎爲杜撰。況內經更有中陽溜經。中陰溜府之明文耶。

但風寒初傷在經絡。雖屬於陰。在病氣仍屬於表。其治法總不外溫散。太陽篇中六經初傷之證。具在。可按而攷也。

傷寒一病。初起多同於中風。死證多類於中寒。

傷寒一部書。只有寒死證。無熱死證。白虎承氣。本非死證也。若溫病則反是矣。

反字有數解。不應也。卻也。復也。如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只是語助。俗言卻也。當不能食。而反能食。乃不應也。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辛附子湯。謂既始得之。復有發熱表證。雖脈沈。亦宜汗法也。讀者當隨文生義。勿執一而例百。

傷寒全論外感。金匱亦有外證。不見一方用羌活者。何也。卽風溼亦只用麻黃薏苡附子白朮黃耆防己。

諸家皆言六經每篇有提綱。其後凡渾言某經病者。卽某經提綱所列諸證也。然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若果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純屬陰寒。內證。可僅據脈浮而用汗耶。此等更須參詳。讀書固不可執一而例百也。

寒極反寒。熱極反寒。此化氣也。真假勿淆。前人辨之矣。至於所以反熱反寒之故。訖無發明。若謂寒邪在內。而逼人身之熱氣於外。似於寒極反熱之義。未甚切矣。竊思寒極反熱者。若果外見面赤唇紅。尙是真陽外越。僅

可謂之假熱。惟外無熱象而燥渴索飲。漱水不咽。小瀉大秘。時下微瀉。此乃陰寒內結。微陽欲熄。不能運化津液。以潮於經絡藏府。所謂水冷成冰之寒燥也。此真反熱者矣。熱極反寒者。若因腠理開泄。衛陽不固。尙是正氣內怯。僅可謂之假寒。惟熱邪涌盛。奔逸於經絡藏府之中。內外津液全爲灼乾。氣管全爲槁澇。熱邪奔迫不利。如人之疾趨而蹶者。壅積而不得回達。此真反寒者矣。前人於此等治法。每以回陽泄熱約畧立言。殊不知治假熱者。引火歸元。治反熱者。溫化津液。豈可同耶。治假寒者。生津益氣。治反寒者。生津泄氣。豈可同耶。假寒爲虛氣之游行。猶有此二氣也。反寒反熱爲虛象。

之。疑。似。其。寒。也。正。其。熱。之。極。其。熱。也。正。其。寒。之。極。也。

讀內經誌疑五條

附攷一日二十四時
釋左升右降

難經脈例以一動爲一至。而脈經引扁鵲脈例以再動爲一至。此一人而兩例也。玉機真藏云。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雖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此再動之例也。大奇論。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又一動爲一至矣。此一書而兩例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林億轉疑玉機真藏爲誤文。何也。

營衛皆一日五十度周於身。而衛氣行篇所論人氣一刻在太陽。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是四刻一周。不合其數。然其下文云。一十二度半。是半日之

度也。又明明一日二十五度，一夜二十五度矣。此必當時有以一日一夜二百刻紀數者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戴同甫轉疑靈樞爲衍文，何也。

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又曰陽從左，陰從右，而人身之氣左右并行，絕無左右先後低昂之迹，然則何升何降耶。前人絕無辨之者，何也。

氣之運行於十二經也。雖各經之脈左右各有一條，而氣之左右并行，卒無分於彼此先後也。乃脈度十六丈二尺，以手足之經各具六陰六陽，分紀其數，然則果如所謂左升右降耶。果爾，則氣之行也，必有左右參差之迹矣。而三部九候論曰：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

病甚相失不可數者死。是明明左右并行矣。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六氣之加臨也。少陰所在。其脈不應。理殊難通。若謂少陰君火不主令。則五氣足矣。何必虛設君火之位耶。至謂心君位尊。無爲而治。更屬荒謬。人身氣化之事。豈等於人倫之體制耶。六氣分主六年。一年之中。又分主四時。何以五氣皆應。此獨不應耶。且其脈不應。是絕無少陰脈象矣。何以又云少陰之至。其脈鈞耶。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攷一日二十四時

近泰西製時辰表。以一日夜分二十四小時。此乃近事。

且出外夷難證中國古書之義。頃讀張潔古保命集。

近

名劉河間書刻入河間三書中。

中卷煮黃丸條下言一時服一九。每日

二十四丸。自注云。一日二十四時也。夫一日既可析爲二十四時。獨不可析爲二百刻乎。此亦可以借證者矣。一日一日夜也。內經以日爲晝。故半日止得四分之一云。

釋左升右降

曾著左升右降論。謂人身之氣。本是表升裏降。因左升氣盛。右降氣盛。故遂曰左升右降耳。其論已列入證治。總論文繁不復贅述。至真要論少陰之復條有云。氣動於左。上行於右。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曾治一人。遍身淫

淫如蟲行。從左腿脚起。漸次上頭。復下至右脚。脈浮滯而按之不足。決其氣虛。用補中益氣加味而愈。由此觀之。人身果實有左升右降之氣矣。吾爲此事行思坐想。近取諸身。遠揣諸物。乃似微有所獲者。夫人身之榮氣。行於血脈之中矣。宗氣行於動脈。而外爲呼吸矣。獨衛氣之行於脈外者。其道有二。一在肌肉脈絡之外。一在皮肉交際之間。人身皮與肉交際之處。有膜以橫絡其中。皮肉之氣。雖能相通。而不能相從。不獨人身爲然。凡萬物之體。皮裹幹外。其際莫不有隙。衛氣之行於肌肉者。日夜五十度。與榮氣相應。所行之道。卽衛氣行篇之所敘是也。若皮膚之氣。橫行皮裏。以固護於大表。其

度數與日月相應。左升右降。日夜一周。若有痰溼以滯之。則氣行緩而淫淫如蠱矣。是左升右降者。衛氣之在皮膜者也。內經雖無明文。而其理似有可通。謹書所見。待質高明。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

百年以來。經學家專講讀書得閒。每執一卷。未領真趣。先求其疵。遂以號于人。而自矜有得矣。此欺世盜名之術。若醫者。身命之事。死生所關。豈可以虛名了事哉。不料丹溪作局方發揮以後。此風滔滔不可止。每著一書。必痛詆前賢。以爲立名之地。惟仲景不敢毀。則遷怒于叔和。識者見之。真不值一笑也。嘗謂胸中存一絲菲薄。

之心。則心便不能入。雖讀徧百家。終無所得。故讀內經。即深信其爲黃帝岐伯書。讀難經。即深信其爲越人書。讀傷寒金匱。即深信其爲仲景原文。讀甲乙經。脈經。千金方。翼方。諸輯錄古書。即深信其理法必有所授。讀東垣河間。潔古丹溪。立齋景岳諸家。即深信其學問必有所勝。即庸庸至於馮氏錦囊。沈氏尊生。平心求之。皆有至理。如此久久。豁然貫通。自能臻于萬殊一貫之妙。是從腳踏實地。真積力久而得。非從超穎頓悟。浮光掠響而來。自無明暗相兼。得失參半之散矣。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篤信好學。不篤信又焉能好學乎。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

嘗讀前人醫案。有敘證迭見敗象。忽以一二劑挽回振起。三五劑卽收全功者。此必非本元之真陰真陽有敗也。此必前醫誤藥。及病前有傷也。或傷於勞倦。或傷於憂怒。或傷於飲食。或傷於房室。正氣未及復元。而卽生病。故病本不重而似重。證本不敗而似敗。敗證雜沓之中。必有一二緊要之處。未見敗形。若果元氣旣敗。豈眞醫能回天。藥能續命耶。所謂緊要之處者。脾腎居其大半。而各藏亦皆有之。前人醫案多不能分別指出。但自誇功效而已。讀者須是覷破。

四因正義

朱丹溪擅改經文。竊未爲安。今依經行義。頗覺通暢。雖改一字。增二字。皆協於本文上下詞意。

致於全書確有證據名曰
正義似當本旨明者鑒之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
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此合論天人以起下文也人有陽氣如天之有日與

當作於二字古文通用若陽氣失所則損折天壽而不見其

天命之本數矣故天之運行也以日光在上而始明
人之有陽氣也亦充因於上不陷于下始得周行衛
外不致爲邪所侵也因充積之義也

因於寒欲當作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此下四節皆言陽氣失所不能衛外之病也欲蓋欬
之訛也靈樞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氣上

逆故欬也。如運樞者。言其欬之連連不已。內動五藏。外振經脈也。若曰欲如運樞。則不致傷於寒。似與冬不按蹻之義不合。且與上下文氣不續。坐卧不甯。神采不定。其狀如驚狂者然。至真要論曰。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心病則神散。故起居如驚也。久則大氣浮越。而爲吐血咯血諸症矣。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也。榮衛生會曰。血者神氣也。

因於暑汗。當有不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出二字

此暑閉于內之症也。故知汗下當有不出二字。煩者。暑擾於氣也。氣擾則喘喝。靜者。暑陷于陰也。陰傷則

神明顛倒而多妄言。是症也。體若燔炭。仍宜汗出。暑氣乃散。以其始因於汗不出而暑鬱於內也。但體若燔炭。津液已傷。仍必出汗始散。則急宜養津之意。自在言外。或曰煩靜。即東垣動暑靜暑義也。動暑傷氣。故喘喝。靜暑中氣鬱而不宣。故多言也。亦通。

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縲短。小筋弛長。縲短爲拘。弛長爲痿。

此節丹溪所議極是。溼則濁氣上升。頭重而神識不清。故如裹。久則化熱。不急攘除。則熱氣內燄。傷液而大筋縲短矣。溼氣外淫。而小筋弛長矣。夫溼熱者。發爲痿。而拘急者。必因於寒。此乃溼熱亦有拘急者。

何也。熱內也。溼外也。大筋居內。小筋居外。在內者溼。不敵熱。則液燥。燥則縮矣。寒而拘急者。亦以其化燥也。寒熱不同。其燥一也。在外者熱。不敵溼。則肉濡。濡則縱矣。大筋纒短。則屈伸不能。小筋弛長。則操縱無力。而合病爲痿矣。

困于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此衛氣鬱滯也。血滯于藏。則爲積。氣滯于藏。則爲聚。血滯于身。則爲痺。氣滯于身。則爲腫。腫則四肢必有廢而不用者。則不廢者代其職矣。脊以代頭。尻以代踵。代之義也。四末爲諸陽之本。有所廢而不用。久則陽氣必偏竭矣。非氣竭而死也。不曰不用。而曰相代。

者。痺氣走刺無定。彼此互易。非四肢全廢也。仲景曰。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在一臂。是也。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此言養陽者宜調其形體也。形體煩勞。則血脈爭張。津液必有偏絕。屢犯而辟積。以至于夏。則陰精內竭。時火外迫。如煎而厥矣。辟積卽裝積。猶言零碎積累也。蓋煩勞偶犯。津液猶可漸復。惟屢犯不止。而至于夏。則內外合邪。變症作矣。目盲以下。煎厥證狀也。都防也。凡中風卒倒。痰涎潮涌。腹中比水流波浪之聲。更甚煎厥。由于陰虛薄厥。由于陽實煎薄二字可味。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

此言養陽者宜和其心性也。若大怒則形與氣必相離絕。不相維矣。何則。怒則氣逆。而血隨氣升。亦菀于上。血氣相薄。上實下虛。其人必厥。薄者迫也。氣血併迫。經絡壅塞而不通。故厥也。亦有不發爲厥者。怒生于肝。肝主于筋。怒則血氣奔逸。火升液耗。而筋傷。筋傷則肌肉無所束。而形體縱大。若不容矣。此皆形氣離絕之證也。筋非骨會之大筋。乃散絡之筦攝肌肉者。常有怒罵叫號。以致頭面附腫。四肢痿軟。難動如痿廢者。見之屢矣。氣復卽愈。此形與氣絕。非死絕也。

經中言絕義多如此。薄厥見。疰于氣。筋繆見。疰于形。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卽此義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一三五七二四六八者。品數之單駢也。奇偶者。所以制緩急厚薄之體。以成遠近汗下之用者也。于品數之單駢何與耶。品數之單駢。于治病之實。又何與耶。制病以氣。數之單駢無氣也。蓋嘗思之。用一物爲君。復用同氣之二物以輔之。是物性專一。故曰奇也。用二物一補一瀉爲君。復用同氣者各二物以輔之。是兩氣並行。故曰

偶也。君二而臣有多寡，則力有偏重，故亦曰奇。臣力平勻，則亦曰偶。推之品數，加多均依此例。此奇偶之義，不可易者也。舊解皆專指數之單駢，且曰汗不以奇而桂枝用三，下不以偶而承氣用四，以此爲神明之致也，可爲噴飯。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_{上聲}。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

明雲霧不精_句，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_句不表

萬物_句，命故不施_句，不施則名木多死。

天氣以清淨而成其光明者也。清淨謂無雲霧不精之事。四時寒暑雨暘時若，守其常度而不失，故不下爲地。

氣所冒也。藏守也。德常度也。不止猶不改也。若天氣亢於上。則日月不能明照。而邪氣充塞太虛矣。天明之明。作高明說。猶亢也。舊解謂大明彰則小明隱。夫天之明。卽日月之明也。豈有日月不明而天獨明之事。且又何所分於大小乎。天氣閉塞。不下交通。地氣上騰。蒙冒日月。如是者。天地不交。陽亢陰鬱。必見滿天雲霧。不化精微。雲霧之精。卽白露也。不能下而交通於地。不能旁敷於萬物。表如表海之表。謂廣被也。命令也。當暘不暘。當雨不雨。當寒不寒。當煖不煖。四時正令。不能順施。有不名木多死者乎。凡亢旱之日。夜必有雲。晨必無露。土燥塵起。草木蒼乾。此人之所共知也。蓋人之身。身半以上。

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升降不利。清濁不分。漸成上盛下虛之病矣。是皆白露不下。正命不施之患也。以白露譬人身。真陰義最可思。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真

成者聖人之道成也。登天卽天位爲天子也。鼎湖之事。乃秦漢諸儒附會之談。古無是說。豈可援爲注釋。且果上昇矣。下文乃問於天師句。何以接得上。殊不知此卽舜典乃命以位之義耳。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

藏。腎氣獨沈。

四氣調神

生氣通天論曰。肝爲陽中之少陽。心爲陽中之太陽。肺

爲陰中之少陰。腎爲陰中之太陰。脾胃爲至陰。此五藏陰陽本體之真氣也。與六經之三陰三陽。因人身左右前後之部位起義者。迥不侔矣。上文逆春氣少陽不生。逆夏氣太陽不長。則秋當作少陰。冬當作太陰。上下文義始貫。前人多忽畧讀過。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生氣通天

自古猶從來也。言從來所謂通天者。萬物生生之本。莫不本於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充塞九州。而人在氣中。其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也。天氣卽

陰陽也。王啟玄以其氣九州九竅爲句。旣嫌穿鑿而吳鶴皋以自古通天者生爲句之本本於陰陽爲句無理特甚。

男子如蠱女子如怛

靈樞熱病篇

怛者阻之訛也。甲乙經引此作阻。脈經有肝中風者令人嗜甘如阻婦狀是明明以阻爲妊娠之稱矣。謂妊娠則經阻不下也。故妊娠之病曰惡阻。謂惡作劇於阻婦也。丹溪解爲嘔惡以阻飲食者謬矣。馬注徑作怛。攷字書無怛字。揣其注意頗似怛字之義。穿鑿極矣。張隱菴起而正之宜也。惜未見甲乙經耳。

又見太素作姐尤非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

用心省真謂用心太過省其真氣也省卽損字猶邪卽斜字思慮不節則心之真陰爲其所耗心爲十二官之主而脾者孤藏以灌四旁者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脾有病則五藏不安脈經有曰憂愁思慮傷於心者其脈必弦故太陰藏搏者因用心以省其真脾不能輸精於五藏而五脈氣少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胃氣不平也氣少與不平卽氣不沖和而脈弦之義也舊說未安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陰陽結爲句謂尺寸皆緊也斜字爲句謂脈形低昂卽多陰少陽關前浮少關後沈多也大奇論所謂肝腎并沈爲石水是也此陽虛陰結後世所謂單腹脹者故曰

少腹腫也。前人每論單腹脹，未嘗指爲卽石水。注石水者，亦未嘗言卽單腹脹。蓋因不知是石水，故立單腹脹之名耳。石者，堅也。冷也。

反仰其手

脈經有脈深伏不見，反仰其手，乃得之之文。前人不知反仰之義，竟有解作覆手者，殊不可通。竊思此所謂伏，非眞伏也。乃沈之極也。凡診脈，皆仰置其手。反仰謂將腕高枕，而手掌反折垂下。於是筋脈爲之牽引，綳急而挺起矣。故沈者亦外見而可診也。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應地者靜六暮而環會

此數語舊解皆未甚明晰。其實乃極淺之語。所謂應者，

主三陰三陽之六氣言也。天地以干支言，非司天司地之謂也。應天者謂六氣之合於天干也。如甲年起太陽，行至五年必右遷一步而始復起太陽。甲與太陽不復相值也。故曰動應地者。如子年起太陽，行至六年臨午，再六年而復臨子矣。其數有定而無所參差也。故曰靜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此謂天以地之六爲節，地以天之五爲制，互相節制而不得相值。地周於天六朞，乃備天終於地五歲，已周二語，乃明其不相值也不相值而相生相制變化其中矣。故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

過斯皆見矣。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張景岳解得最好。二句亦無深義，只以明六氣，所以有二火之義也。

數動一代之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

諸過者切之滑

者陽氣有餘也。爲身熱無汗滑者陰氣有餘也。爲多汗身寒。

前人多以此三句連讀，殊覺脈證不相屬。而下文諸過者，亦嫌突起而無著也。予以上二句爲一段，以下五字連下文諸過者讀，屬下滑濇寒熱爲義。其義卽通評虛實論所謂腸澼下膿血白沫者。身熱則死，寒則生。脈濇則死，滑則生之義也。上二句前人亦未剖析透徹。夫氣之動於藏也，如弓弩之發。若裏脈有病，則氣初發之處，卽爲之阻滯。而脈之應指必軟弱矣。今其脈迫促而數。

搏滑而動。是其氣已涌。至於表。因表脈有阻。而不得暢。達。故有此鬱勃之象。而僅偶聞一至。軟弱而代也。數音促。不音索。舊讀去聲者。誤代之本義。爲弱。詳平人氣象論。後人專釋爲止。是不讀內經之過也。

折齒

金匱備急丸方下。有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之語。後世方書。有謂口噤。不得入藥者。打去一齒。灌之。其義蓋本諸此。其實金匱之意。非謂打去一齒也。只是撬之使開耳。齒根上連於腦。內應於心。敲之卽痛。徹心腦。口噤本是心氣閉塞。若再使痛氣入心。不速之斃乎。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

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

此數語雖無深義而有新感與伏氣之殊前人辨論紛紜讀之迄不能令人心意明豁者空談不切事情也。以己身所未見天下所必無之事而大言不忤強作解人。是何意耶。詳玩語氣陰陽二字是指表裏之部分非指風寒溫熱之氣化也。何者其意是專辨傷寒有此兩途非兩辨傷寒溫病之異也。凡感于風寒而即病者皆因發熱而始惡寒未見有不熱但惡寒者。即初時爪尖畧形厥冷不過片刻之事。臨診之時必已發熱豈得謂之無熱未發熱耶。惟伏氣之病激於時令之氣而發者或早惡寒而夜發熱或夜惡寒而早發熱更有遲至一日

以外者以寒邪內伏。至春初陽氣當升。邪阻其道。二氣相爭。榮衛不通。遂見惡寒。待裏氣奮達於表。始見發熱。故發熱惡寒一時并見者。卽已發熱之謂也。是新感風寒病起於表。故曰發於陽。無熱惡寒久乃發熱者。卽未發熱之證也。是伏邪內動。病起於裏。故曰發於陰。

凡伏氣之病。發於裏者。有寒熱兩途。熱卽寒邪久鬱而化熱者也。其人若真陰充裕。寒雖久伏。不能化熱。若真陰不足。虛陽亢燥。遂發爲春溫風溫之病矣。其初起皆不卽發熱。而治法之寒熱虛實迥異。仲景是專指伏氣寒病也。近人如葉天士薛生白王孟英輩。止知有伏氣之溫病。而不知有伏氣之寒病。皆揣理而談。未嘗徵之。

實事也。汪幼純所說汗病之事，卽伏氣之寒病也。詳見第四卷證治類中。

兩愈字乃半面之詞。若至期不愈，卽不可爲矣。如辨脈云：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反沈遲，故知愈也。裏有病者，脈當沈細。今反浮大，故知愈也。千金方引此文而申之曰：若不愈者必死，以其脈與病不相應也。卽此義也。愈非全愈也，只是邪氣至此當已盡，頭不能再進而可漸退也。六七兩字，前人見原文有陽數陰數之語，莫不滑口讀過，未嘗深攷其實。夫病之愈也，必藉於氣。六七數也，何與人身之氣耶？鄙見此當指人身之形層言也。劉河間曰：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人身自頭至足有

六位而胸腹之間自肺至腎亦有六位是人身形層之表裏顯有六分也故發於陰者自裏而表六日傳至極表而邪氣散矣發於陽者自表而裏六日行至極裏爲裏分正氣所持不得久留越一日而邪氣始從三焦消散故陽病轉比陰病多一日也原文陽數七陰數六者卽以裏必行至六而邪乃衰表必行至七而邪乃衰也不然陰陽之數四五八九皆是也且五六尤有合於藏府之數何獨取六七耶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

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

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
內以候臆。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喉胸中事
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此固顯然寸口
分配藏府之診法矣。其內外之義。有以浮沈解者。有以
前後各半部解者。有以內外兩側解者。總之。浮也。前也。
外側也。皆屬陽。當以候府。沈也。後也。內側也。皆屬陰。當
以候藏。而經文相反者。何也。嘗思之矣。外以候經。絡之
行於軀殼者也。內以候氣化之行於胸腹者也。如尺外
以候腎。是候腎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尺裏以候腹。則
指定腹內矣。左外以候肝。是候肝之經氣。外行於身者
也。內以候鬲。則指定鬲內矣。右外以候肺。是候肺之經

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胸中，則無與軀殼之事矣。左外以候心，是候心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膈中，則直指心體之處矣。即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亦非以藏府分也。候胃，候其經氣之行於身者也。候脾，候其氣化功用之行於裏者也。又云前以候前，謂關前候胸腹也。主陽明衝任，後以候後，謂關後候脊背也。主太陽督脈，是推廣上義，以寸關尺三部之正位爲脈之中段，以候身之中段矣。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是更推廣於寸之上尺之下，以分候軀殼之極上極下矣。人之一身四維，包中心，故以內外言之。兩頭包中段，故以上下言之。兩面夾中間，故以前

後言之可知。寸口之部位其分配有三。一以浮沈候表裏也。一以關前關後候身之前後也。一以寸上尺下候身之上下也。李士材以內外爲前後各半部。謂藏氣清。故居上。府氣濁。故居下。此不但自古無人用此診法也。卽士材亦豈能據此爲診乎。且胸膈。鬲腹。又何能專指以爲府乎。尺內謂尺之正部也。兩旁字與下文竟下之下字同義。謂兩尺之後也。不在正位。故曰旁也。非兩側之謂。季脇卽賅在少腹腰股之中者也。經先提而言之者。蓋古人診脈下指。是先定尺部。再取關寸。故曰中附上。上附上。非如後世有高骨爲關之說。先取關而後定尺寸也。膈中者。心體四旁之空處。在肺葉所護之內。

也。胸中者肺前空大之處皆是也。經意蓋卽以膈中爲心。胸中爲肺。膈爲肝腹爲腎矣。六府各從其藏也。而三焦之空處亦舉賅於其中。於此徵經文措詞之靈而密。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

喻嘉言改秋傷於溼爲傷燥。在喻氏不過借證秋燥之義而擅改經文。則謬矣。夫溼非燥之訛也。素問水熱穴論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陰氣初勝。溼氣及體。蓋四時五行之遞嬗也。惟土溼與金清相遞。太急溼令未衰。而清斂之令已至。故其始溼。雖盛而氣外散也。及秋而溼乃斂入體中矣。及冬而陽氣又入矣。陽溼相激。故咳嗽也。若是傷燥。秋卽當嗽。不待冬矣。其所製清燥救肺

湯亦治秋燥。非治冬咳之燥也。燥爲次寒。其氣屬金。其象爲乾。爲堅。爲降。爲清。析爲鋒利。皆金之正令也。若熱燥。是挾火在內。與寒燥相對待。不專於金也。喻專以熱言燥。則水澤腹堅。又何以說之。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

傷寒非奇病也。傷寒論非奇書也。仲景據其所見。筆之於書。非既有此書。而天下之人。依書而病也。其三陰三陽轉變之處。前人往往詞涉硬派。一似暗有鬼物。指使邪氣。如何傳法。并不得如何傳法。讀者須消去此等臆見。每讀一段。卽設一病者於此。以揣其病機治法。而後借證於書。不得專在文字上安排。

第一須辨傷寒爲何等病。此本四時皆有之病也。但三時多有挾溫挾溼挾燥挾風之異。其氣不專於寒。其膚腠疏鬆。初傷卽兼二二三經。再傳而六經已徧。惟冬時腠理固密。寒邪必先傷皮膚。以漸深入。故謂三時傷寒治法不同。則可謂三時無傷寒。則不可。仲景是專論冬時傷寒。惟卽病於冬。與遲病於春。中多相閒錯出。未曾分析。其遲病于春者。亦係專指寒病未及化熱者。與內經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之旨不同。前釋發陰發陽篇可參。於深求。今日感寒。今日卽病。固卽病也。上月感寒。下月始病。亦常有之事。謂之伏氣可也。謂之卽病可也。豈得一。言伏氣便。有許名。可怪。

第二須辨論中寒熱二字爲何等氣。寒者天地之邪氣。

也。熱者人身之正氣也。爲寒邪所束。不得宣發。鬱結而成。與寒邪是兩氣。非寒能化熱也。與溫熱病傷於天地之熱邪者不同。寒邪既散。卽當陽氣伸而熱解。其有不解者。正氣久困。經脈凝滯。不能自運。抑或誤治使然。

第三須將傳字看得活。非邪氣有腳。能自初中轉變。步伐止齊也。病證變見何象。卽爲邪傷何經。如少陽主行津液。津液灼乾。卽少陽證。陽明主運渣滓。渣滓燥結。卽陽明證。讀者須思。何以頭痛嘔吐暈眩脇脹。何以大便秘結潮熱自汗。不得渾之曰邪入少陽。故爾也。邪入陽明。故爾也。當在氣化上推求。不得專在部位上拘泥。

第四須辨初傷有三。陽有兩感。有直中。太陽行身之後。

而主表其時陽明少陽決無不傷。內經曰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頰則下少陽中於陽則溜於經中於陰則溜於府。卽仲景所敘太陽中風鼻鳴乾嘔豈專太陽但邪在大表治法不外麻桂葛根故不必多立名色兩感直中皆因其人陽氣之虛或邪氣之猛也。太陽少陰陽明太陰皆有兩感少陽厥陰兩感殊少直中亦然少厥兩感卽陽氣茂矣直中與兩感不同者兩感是一陰一陽同病其邪相等直中是邪甚于陰也其陽亦斷無不傷但陰分之病較兩感爲急。

第五須識傷營傷衛不能判然兩途。仲景風則傷衛寒則傷營只畧敘於麻黃證中。不過分析風寒所傷之偏。

重如此其意側重在寒。是串說非平說。況夫中風脈緩自汗。汗卽營也。營液外泄。桂枝湯是充助營氣之劑。傷寒脈緊無汗。是衛氣爲寒所拘。麻黃輕迅。是過營透衛以開表。其力正注於衛。何得謂風傷衛不傷營。寒傷營不傷衛。更何得以此劈分兩大綱。○按冬月腠理閉密。寒邪以漸而深。初傷皮膚。只在氣分。此時發之。不必得汗。其邪自散。次傷肌肉。乃在津液。邪與汗俱。汗出邪退。次傷經脈。乃入血分。既入經脈。則或竄筋骨。或潰三焦。而據藏府。亦有已及筋骨。而仍未入經脈之中者。故三陰亦有表證。可汗也。既入經脈。必連藏府。非可專恃汗法矣。其未入經脈時。所稱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及三

陰病者只是三陽三陰之部非經也。

與第二卷三陰三陽名義篇參看

第六須辨寒熱傳化之機。初傷固總是寒。日久有寒邪內陷者。是其人本內寒也。有寒去熱不解者。是其人陰不足也。寒邪內陷必下利。卽所謂陰傳太陰也。其實卽陽明之下陷耳。繼卽少陽之氣陷。繼卽少陰之氣陷。至厥陰肝氣亦陷。無復生機矣。始終總不離乎下利。若利早止于厥陰未陷之前。卽不得死。止于厥陰已陷之後。息高時冒。陰氣竭矣。熱氣不解必祕結。必自汗。卽所謂陽傳陽明也。此時太陰之津液必已虧矣。治之失法。而少陰之精又虧。厥陰之血又虧。始終總不離乎祕結。非邪至陽明。卽無復傳也。總不離乎陽明耳。

第七須識傷寒溫病始異終同之說不可執也。此只說得熱傳陽明一邊。其寒傳太陰迥乎不同。傷寒有寒死證。無熱死證。陽明內實非死證也。其有死者皆由誤治。若溫熱病則有自然一成不變之熱死證。

第八須識合病併病之中有真假之不同。前人分別合病併病語多牽強。當是兩陽同感謂之合病。由此連彼謂之併病。更有邪氣未及彼經而彼經爲之擾動者。其見證必有虛實之不同。如素胃寒者一傷于寒。卽口淡。卽便滑。素陰虛者一傷于寒。熱氣內苑。卽喘喝。卽口渴。豈真邪傳陽明太陰耶。但散其寒。諸證卽瘳。亦有暑須兼顧者。必其內虛之甚。預杜邪氣內陷之路也。

第九須求寒熱氣化之真際。六經傳次本不必依仲景
篇次也。無如前人越經傳表裏傳等語說得過泥。并未
靠定各經切發其所以然。如少陽主經脈之津液。經脈
灼乾。卽見少陽證。太陰主腸胃之津液。腸胃灼乾。卽見
太陰證。陽明主腸胃之渣滓。渣滓燥結。卽見陽明證。厥
陰主筋膜之津液。筋膜枯索。卽見厥陰證。少陰主下焦
之氣化津液。津竭氣散。卽見少陰證。此從熱化也。從寒
化者。陽氣不足而下泄。寒水淫溢而上逆。總是何蔽受
傷。卽何經見證。

第十寒化熱化。各視本體之陰陽虛實。此語淺而極真。
論中誤汗後有爲內寒者。有爲內熱者。誤下後亦有內

寒者有內熱者。若執過汗亡陽。過下亡陰之例。便不可通。故讀者以隨文生義爲貴。夫六經乘虛而傳。寒熱隨偏而化也。

第十一須知表裏之說。有形層之表裏。有經絡之表裏。有藏府之表裏。有氣化之表裏。形層卽前所謂皮膚肌肉筋骨。所謂部分也。邪在三陰之部。裏而仍表。仍宜汗解。邪入三陽之經。表而已裏。只有清化。卽和解也。少陽半表半裏。亦有數解。以部位言。則外在經絡。而內連三焦也。以氣化言。則表寒未清。而裏熱已盛也。總是氣化燦結之象。

與第四卷少陽三禁篇參看

第十二須知手經足經。并無分別。足經部位大邪氣在

表尚在經脈之外其氣是一大片故見足經證邪入經脈之中反多見手經證矣大抵足經證見者多在軀殼之外手經證見者多關藏府之中足證有在經者手證絕少在經也經者身形之事也藏府者神明氣化之事也

第十三須知三陰三陽只是經絡表裏之雅名於藏府氣血之陰陽不相涉也若謂邪入三陽卽爲傷陽邪入三陰卽爲傷陰則差矣內經心爲太陽肝爲少陽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脾與六府爲至陰此以氣血清濁言之今人已不講其實各經各藏各府之中各有陰陽此說甚長細讀內經自能辨之

第十四讀書須知闕疑論中敘證有極簡者有極繁者有方證不合者有上下文義不貫者一經設身處境實在難以遵行安知非錯簡脫簡耶不必枉費心機以俟將來之閱歷卽如少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太陽誤下利不止者此協熱利也承氣湯此必內有伏熱三焦腸胃穢氣鬱濁頗似溫病之發于伏邪者于傷寒自利及誤下而利者殊不合格又太陽誤下結胸正宜兼開兼降以宣內陷之陽而開邪氣之結乃反用甘遂巴豆以重泄之是以一誤爲不足而又益之也又太陽陽明合病自利者葛根湯不下利但嘔者葛根湯加半夏既不下利何以仍用原方是原方只治合病并非治

下利也。前文何必特署下利字樣。此類宜詳思之前人。只說三陽合病皆有下利。絕不說合病所以下利之故。此之謂半截學問。

總之讀傷寒論。只當涵泳白文。注家無慮數十。以予所見。二十餘種。皆不免穿鑿附會。言似新奇。莫能見之行事。鄙見只當分作四層。曰傷寒初起。本證治法。曰傷寒初起兼證治法。曰傷寒日久化寒。并誤治化寒證治。曰傷寒日久化熱。并誤治化熱證治。其霍亂風溼食復勞復。以雜證附之。再參之陶節菴書。及各家論溫熱書。互相考證。庶於讀書有條理。而臨診亦可有徑途矣。蓋經脈部位。與夫形層表裏淺深之事。固不可不講。而究不

可過執也。著力仍在氣化上。此書在唐以前已非一本。其章節離合本無深意。讀者只應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牽扯上下文。積久自能融會貫通。

